

丛书主编 解力夫 张光勤

《世界家族》系列

尼赫鲁家族

● 赵晓春 著



《世界家族》系列

丛书主编 解力夫 张光勤

尼赫鲁家族

赵晓春 刘跃进 著

世

界

家

族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京)新登字 028

PM 63/30
07

《世界家族》系列丛书

尼赫鲁家族

赵晓春 刘跃进 著

丛书主编：解力夫 张光勤

责任编辑：梅 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保定市华孚商标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1.375 印张 290 千字

印数 00001—30000

1996年5月第一版 1996年5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741-6/G·120 定价：17.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尼赫鲁的母亲斯瓦鲁普·拉尼·
尼赫鲁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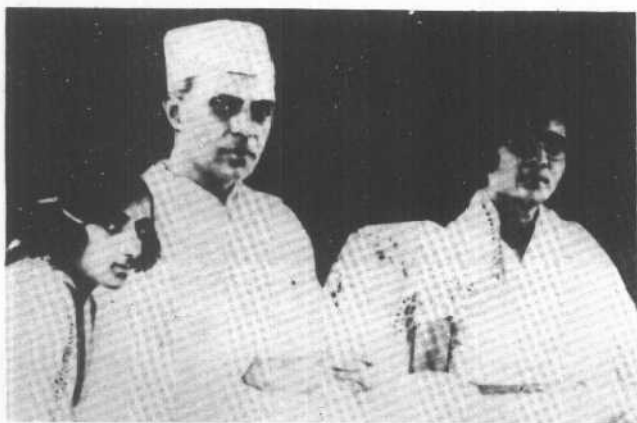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
薛尔万尼在迎候圣雄甘地

1918 年，卡麦拉抱着 1 岁的女儿英迪拉。



1951 年，尼赫鲁总理同英迪拉
• 甘地在克什米尔。



1931 年，尼赫鲁同
卡麦拉 • 尼赫鲁、英迪
拉在一起。

英·甘地和丈夫留影



英·甘地一家人（从左至右）：
拉吉夫、索尼娅、桑贾伊和英·甘地。

三个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英迪拉·甘地和小拉吉夫在一起。





1982年9月29日，英·甘地同撒切尔夫人在一起。

1984年11月3日，英·甘地的葬礼。火葬以印度教的传统仪式进行：遗体周围摆满了鲜花，用檀香木加奶油和香料焚烧。拉吉夫绕英·甘地的遗体7周后才点火。他没有料到，7年后这悲剧会在自己身上重演。



1991年5月24日，拉胡尔在父亲拉吉夫的葬礼上。

《世界家族》系列编委会

主 编：	解力夫	张光勤		
编 委：	三班	王立	王新	王承昆
	方毅	刘卫	刘军	刘仲强
	阮宗泽	杨光斌	冯光	谷文艳
	沈恒炎	何庄	杨雷	李顺荣
	张力	张锡镇	张建东	张光勤
	郑保卫	欧阳红兵	罗养毅	段来和
	姜秀珍	都德滨	赵晓春	梁华
	崔淑兰	黄殿伟	润青	解力夫

目 录

引子 国葬	(1)
1. 名门望族	(5)
2. 发轫之始	(16)
3. 家族宝石	(29)
4. 梦醒时分	(41)
5. 志当贞德	(55)
6. 欧洲之旅	(66)
7. 急流勇进	(78)
8. 家庭变故	(90)
9. 异教姻缘	(102)
10. 囹圄生涯	(115)
11. 午夜辉煌	(127)
12. 大权在握	(138)
13. 建国方略	(150)

14. 外交蓝图.....	(162)
15. 佐父为政.....	(175)
16. 兵败北疆.....	(187)
17. 魂归故里.....	(201)
18. 出任总理.....	(213)
19. 初露锋芒.....	(225)
20. 如日中天.....	(237)
21. 母子之间.....	(249)
22. 紧急状态.....	(260)
23. 宦海沉浮.....	(272)
24. 家族至上.....	(285)
25. 致命枪声.....	(298)
26. 子承母业.....	(311)
27. 迎接挑战.....	(322)
28. 新星殒落.....	(337)
29. 家族遗产.....	(349)
附录：尼赫鲁家族简谱.....	(358)

引 子

国 葬

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残忍地戕截了一个年仅 47 岁的生命。
一个生命意外地结束，使一个伟大国度的亿万人民陷入了无限悲痛之中。

1991 年 5 月 24 日，印度首都新德里，哀乐低迴，国旗半降，机关放假、店铺关门。国葬即将举行，悲伤的气氛笼罩全城。

仅仅就在三天前，印度前总理、国大党主席、尼赫鲁家族第四代政治继承人拉吉夫·甘地在泰米尔纳德邦进行总理竞选时，不幸遇刺，刚刚走过 47 年的生命历程随着轰隆隆的爆炸声戛然而止。

时值正午，烈日当空，大地流火。人们顶着 41℃ 的高温，纷纷涌向通往郊外亚穆纳河（朱木拿河）的公路。长达 10 公里的公路上，鲜花铺地，人头攒动。他们等候着为死者做最后的送行。

在公路的尽头——亚穆纳河畔临时搭起的火葬砖台前，冠盖云集。印度总统文卡塔拉曼、副总统夏尔马、总理钱德拉·谢米尔，悲伤之情溢于言表；来自世界各国的政要显贵，神情肃穆，垂首不语。他们之中有，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和前总理贝·布托，孟加拉国总理卡莉亚·齐亚夫人，中国副总理吴学谦，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美国副总统奎尔，英国王储查尔斯以及外交

大臣赫德，法国副总理莱昂内尔·乔斯平，巴勒斯坦总统阿拉法特等。

下午1时15分，拉吉夫·甘地的灵柩从供群众瞻仰的“三像府”大厅移到一辆炮车的拖车上。炮车上安放着一拉吉夫·甘地的巨幅照片，拖车上白花素裹，覆盖着巨幅国旗。由印度三军参谋长开道，2150名士兵护卫的送葬队伍开始向朱木拿河畔的火葬地缓缓进发。沿途的群众不断把鲜花抛向灵车，高呼着“拉吉夫·甘地永垂不朽”的口号，加入到送葬队伍中，组成了一个不见首尾的巨大人流。

四个小时后，送葬的队伍来到了朱木拿河畔，火化遗体需用的木材已在砖石灵台上搭好。拉吉夫·甘地的妻子索尼娅一身素缟，一副宽大的墨镜遮住了早已哭得红肿的眼睛。女儿普里扬卡身着奶白纱丽，依偎在她的身旁。专程从美国赶回奔丧的儿子拉胡尔强抑悲痛，同三军首脑一同起灵，将父亲的遗体安放在砖台上。

火葬仪式按印度教习俗举行。七年前，曾为英迪拉·甘地主持葬礼的僧侣拉莫差莱又赶来为拉·甘地主持葬礼。七年前，还是个孩子吓得躲在父亲身后观看祖母火葬仪式的拉胡尔担负起了点燃柴堆的重任。只见他喃喃念诵经文，向柴堆上添加檀香木柴，将酥油和取自恒河的圣水轻轻洒在父亲的遗体上，围绕遗体转圈。最后，拉胡尔将火把高擎过头，然后伸向焚尸柴堆。

缭绕的黑烟从柴堆上徐徐升起，蓦地，巨大的火舌从柴堆中蹿出，劈啪作响，吞噬着小山似的檀香木柴堆。此时，从河面掠来了阵阵轻风，风助火势，越烧越旺。

撕人心肺的哭声，震天的呼叫声，从人群中传出，响成一片。普里扬卡和拉胡尔紧紧簇拥在母亲身边，相互支撑，他们任凭泪水在脸上纵横，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拉·甘地的遗体渐渐消失在那红色帷幕的后面。

遗体火化后，拉吉夫·甘地的骨灰被分装在 32 个铜罐之中。它们除了要分别交给各个邦和中央直辖邦之外，其中的一罐骨灰将洒在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喜马拉雅山上；而另一罐骨灰，则将代替拉吉夫·甘地去完成一位印度教徒一生中最后一次神圣无比的朝圣。它的出发点，就是位于阿拉哈巴德附近、印度教最神圣的地方之一、三条著名河流——蓝色的亚穆纳河、混浊的圣河恒河以及传说中只“流淌在意识之中”的悉罗湿伐底河——交合处的普拉亚格。正是在这里，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的创造神梵天曾举行过盛大的祭典仪式，而死者的灵魂只有从这里出发才能升入天国。

5 月 27 日，盛装拉吉夫·甘地骨灰的铜罐由索尼娅及其子女护送，移放到停在新德里火车站 1 号月台的专列上。11 时整，火车开出，载着拉吉夫·甘地的骨灰驶向安拉阿巴德。专列将在沿途的阿梅提和终点安拉阿巴德停留，供人们瞻仰拉吉夫·甘地的骨灰。阿梅提是拉吉夫·甘地生前的议员选区，安拉阿巴德则是他的老家，尼赫鲁家族政治上的发轫之地。沿途，数以万计的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夹道相迎。当列车停驶时，他们争相爬上列车，向拉吉夫·甘地的英灵默默志哀。21 个小时后，专列走完了这段 615 公里的旅程。

次日，骨灰抛撒仪式举行。索尼娅和她的子女从阿巴克大帝建立的要塞脚下登船出发，来到三河汇流处搭起的平台上。12 时 35 分，仪式开始。人们唱起了吠陀经文赞歌。拉胡尔蹲下身子，打开了盛装骨灰的铜罐，在将骨灰洒入河中之前，他不由地回头看了看母亲。在这最后诀别的时刻，索尼娅已无法抑制自己的悲痛，她手扶木栏，失声痛哭。

铅灰色的骨灰被慢慢洒在河中，在浪花中飘浮扩散，在漩涡中打着转，最后，与飘浮的鲜花一起顺着川流不息的河水流向远方，流向那水天相连浩瀚无边的大海。拉吉夫·甘地的灵魂进入

了永恒的天国。

3000 余名来宾专程赶来，参加骨灰抛撒仪式。他们要为拉吉夫·甘地做最后的送行，同时，他们也是要借此向印度现代史上的一个伟大家族、“天生的印度统治者”、尼赫鲁家族致以最后的敬意。

他们之中年轻一些的人会清楚地记得，七年前，正是在这里，滔滔的圣河水带走了拉·甘地的母亲、印度独立后第三位总理英迪拉·甘地的骨灰。

他们之中那些年长的人还会记得，27 年前，他们在这里送走了拉吉夫·甘地的外祖父、与圣雄甘地齐名于世的印度首届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灵魂。

而那些谙熟尼赫鲁家族历史的人们也不会忘记，整整 60 年前，尼赫鲁的父亲、为尼赫鲁政治王朝奠定基业的莫蒂拉尔·尼赫鲁，也是在这里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旅程。

抚今追昔，参加骨灰抛撒仪式的人们无不感慨万千。他们深知，随着拉吉夫·甘地猝然去世，印度政坛的一个时代结束了，那个为了印度的独立和繁荣奋斗不息、与印度人民休戚相连的尼赫鲁政治王朝结束了。

岁月如梭，往事如烟，辉煌不再。只有那圣河之水千古不息，万世不竭。它目睹了尼赫鲁家族几代人的沉浮与悲欢，铭记着他们的光荣与梦想，唱着永不休止的赞歌。

1

名 门 望 族

一颗镶在英王皇冠上的明珠
来自克什米尔的婆罗门
源于运河的姓氏
一个遗腹子的诞生
跻身上流社会的敲门砖
从5卢比开始的个人奋斗

这是一块从地图上俯看颇似倒三角型的版图。长达2500公里的喜马拉雅山脉重峦叠嶂，巍峨挺拔，构成了三角型的底边。倒垂的尖角如同一把利剑插入了波涛汹涌的印度洋。在东西两侧，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碧波荡漾，线条清晰地勾勒出这一倒三角的两边。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它的名字叫印度。

在古代，印度位于东西方交通之要冲。位于西北部兴都库什山的几个山隘，为外族入侵提供了通道。雅利安人、波斯人、希腊人、大夏、安息与塞种人、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与莫卧儿人，先后由此经印度河而深入印度境内。他们来到这里，或是劫掠而归，或是建都立朝。随着岁月的流逝，定居下来的各民族逐

渐相互融合，共同创造了印度古代光辉灿烂的文化，对印度历史发展的进程起到了各自的作用。

到了近代，印度成了西方冒险家开辟所谓新航路的重要一站，成了西方殖民者追求闪光的黄金和大如鸽蛋的红宝石的梦中之地。而浩瀚的海洋，又为这些掠夺者的舟楫炮舰提供了航行的便利。于是，对于这个有着古老文明的大陆来说，一出悲剧的序幕就此拉开。

最先来到这里的是葡萄牙人。1489年5月17日，葡萄牙人瓦斯科·达·伽马率领三只帆船绕过波涛汹涌的好望角，到达印度西部海岸卡利卡特，率先开辟了东西航路，经营东洋贸易。16世纪初，葡萄牙人先行占领了果阿、科钦。到了17世纪，受追逐财富的驱使，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也接踵而至。

最后，在印度占稳脚跟的是英国殖民者。与以往侵入印度的外来民族不同，他们来到这里，既不准备与当地社会相融合，也不打算进行一次性地掠夺后便一去不返。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能够延续千秋万代的殖民统治，进行敲骨吸髓式的无限期的掠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早期著名领导人达·瑙罗吉曾经指出：“以前的统治者像屠夫那样乱砍，而英国人则利用科学的解剖刀直刺心脏。”

1599年12月31日，即新世纪即将到来的前一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颁发证书，正式批准“东印度公司”营业，由它垄断对印度洋的贸易。从此，东印度公司便成了古老的印度日益沉沦势微衰败这出悲剧中的罪恶角色，成了那把直刺印度“心脏”的锐利的“解剖刀”。

1600年8月24日，威廉·霍金斯船长指挥5000吨的“咆哮”号帆船历经千辛万苦抵达孟买北部苏拉特港口。当这些来自英国的第一批船员登上这充满神奇色彩的海岸时，心情是紧张好奇的：当他们在亚格拉第一次晋见莫卧儿皇帝时，态度是谦卑的。

他们为帝国幅员辽阔的版图和金碧辉煌的宫庭所震慑，他们因自己的女王相形之下犹如一个采邑的君主而自愧弗如，他们根本不敢奢望侵吞这个老大帝国。

然而，教派纷争、诸侯混战、土邦割据终于使莫卧儿帝国陷入了四分五裂、不战自败的境地。东印度公司以军事进攻与政治阴谋双管齐下，直接兼并与建立附属国同时并举、间隔进攻、逐步吞食的办法，逐步完成了对印度的征服。1757年爆发的普拉西会战，使英国击败了孟加拉反英武装力量，法国人在印度的势力一蹶不振，从而最终确立了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地位，为英王的皇冠镶嵌上了一颗最为明亮耀眼的宝石。

整整100年后，在印度次大陆上演的悲剧又一次达到了高潮。1857年5月，东印度公司控制的印籍雇佣兵以一起子弹涂油事件^①为导火索，首举义旗，点燃了漫卷大半个印度的反英起义烈火。起义招致英国殖民军的血腥镇压。德里市内，血流成河，顿成“死城”。1858年8月，时年39岁、不可一世的维多利亚女王亲下诏令，解散了在对印殖民侵略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东印度公司，由女王派“副王”兼印度“总督”在德里治理印度，开始了英国对印度的直接殖民统治。

悲剧还在上演，落幕之日似遥遥无期，然而悲剧终将结束。就在印度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就在历史搭置起的这个风云际会的大舞台上，新的一出威武雄壮的正剧即将开始，一批为了民族独立而不屈战斗的英雄角色就要登场。当历史的聚光灯骤然亮起时，人们便会赫然发现，尼赫鲁家族的几代人正在走向舞台的中心。

就在反英大起义失败3年后的1861年5月3日，在历史名城

^① 当时英国殖民者发给印籍士兵的子弹上涂有牛油和猪油，严重亵渎了神牛和猪为神圣动物和忌禁物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导致印籍士兵率先发动起义。